

玲

瓏

集

玲瓏集 目次

路畔的蓀蓀.....	郭沫若
月牙兒.....	老舍
馬上日記.....	魯迅
愛的擴充.....	雁
漫談隨筆數則.....	王化
1. 吾其爲光油子乎.....	
2. 誰也不能沒有戀.....	
歐遊道中寄書.....	胡適
人生有何意義.....	胡適
思故鄉.....	安次二郎
「那個」『怎麼』的妙用.....	王化

麻將.....	胡適
閒話麻將.....	雁
婚姻.....	葆光
海上居.....	臨茫
拍馬屁.....	丁愁
如是我聞(北平的叫賣聲).....	關宗讚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暹桂花.....	郁達夫
爲什麼讀書.....	胡適

路畔的薔薇

郭沫若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着薄倖的男子的欺騙？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昨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他。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啊，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涼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吧？

月牙兒

老舍

月牙兒，月牙兒，
是我又看見月牙兒了，帶着點寒氣的一鈎兒淺金。多少次了，我看見跟現在這個月牙兒一樣的月牙兒；多少次了。牠帶着種々不同的感情，種々不同的景物，當我坐定了看牠，牠一次一次的在我記憶的碧雲上斜掛着。牠喚醒了我的記憶，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

二

那第一次，帶着寒氣的月牙兒確是帶着寒氣。牠第一次在我的雲中是酸苦，牠那一點點微弱的淺金光兒照着我的淚。那時候我也不過是七歲吧，一個穿着短紅棉襖的小姑娘。戴着媽々給我縫的一頂小帽兒，藍布的，上面印着小小的花，我記得。我倚着那間小屋的門簾，看着月牙兒，屋裏是藥味，煙味，媽々的眼淚，爸々の病；我獨自在台階上看着月牙兒，沒人招呼我，沒人顧得給我作晚飯。我曉得屋裏的慘淒，因為大家說爸々の病……可是我更感覺自己的悲慘，我冷，餓，沒人理我。一直的我立到月牙兒落下去。什麼也沒有了，我不能不哭。可是我的哭聲被媽媽的壓下去；爸，不出聲了，面上蒙了塊白布。

我要掀開白布，再看看爸，可是不敢。屋裏只有那麼點點地方，都被爸佔了去。媽媽穿上白衣，我的紅襖上也罩了個沒縫襟邊的白袍，我記得，因為我不斷的撕扯襟邊上的白線兒。大家都忙，嚶嚶的聲音很高，哭的很慟，可是事情並不多，也似乎值不得嘆。爸爸就裝入那麼一個四塊薄板的棺材裏，到處都是縫子。然後，五六個人把他抬了走。媽和我在後邊哭。我記得爸，記得爸的木匣，那個木匣結束了爸的一切；每逢我想起爸來，我就想到非打開那個木匣不能見着他。但是，那個木匣是深深的埋在地裏，我明知在城外哪個地方埋着他，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個雨點，似乎永難找到。

馬上日記

魯迅

冷潮熱浪
騎馬
立刻隨便一快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中人以下，
清風，
不煩，
太古車，
上午，得賽野從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絳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忽忽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

不見得好。纖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

明白纖芳爲什麼叫他『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最末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擦，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選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擦。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是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及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刀板兒

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溜到西單牌樓大廟，也是滿街掛着五色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

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極不滿意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

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

裏面要進去

默默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

手叫什麼先生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

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

回頭去看口角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的，我忽而

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將藥方和瓶

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帶了瓶

我下等人也發脾氣。

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喻人）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語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趨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嘆後志

投訴

曉的稍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踐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吃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吃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吃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来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就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愛的擴充

雁

八

人類的愛，以兩性本能為基礎。因為男女婚姻之後，生育兒女是自然的結果，故由兩性之愛而達於母愛，是極自然而又不能避免的途徑；所以由母愛而擴充至於博愛，也是極自然而不能避免的事。人生是與「愛」相終始的，無時不是生活於「愛」之中。我們只要注意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現象，便可知「愛」是人生永久的伴侶；而兩性愛，與母愛及博愛，又是循環的活動，無時或息。兩性的活動是本能的。人類到了成熟時期，無論男女，都有兩性的衝動。此時的生活雖有母愛及博愛的分子在其內，而其注意點則是整個的集中在兩性之上；而性愛有了專屬，平常不安的狀態，好像有了一種特殊的安慰而鎮定了。一切活動亦以滿足此項要求為目的；若是活動為外力所阻，而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甚至而為之犧牲的也有，這就是「愛之勢力」的強大的表現。兩性愛有了專屬，以至結婚而產生子女之後，則兩性愛的意識，為母愛占了一部分。為父母者，昔日完全集中於兩性愛的注意力，現在却自然而然的，移了一部份於子女的養護之上了。此時愛的範圍已經擴大，即由性感靈威的愛，而擴張至偏重靈威的愛，由平等的對手，而推及於不平等的弱者，已將個人的「小我」，擴張至入於社會範圍的「大我」了。

獨居

傾慕
做伴
同時

愛
先其人以愛人之意
幻海如夢
愛是及人而己

社會的範圍很廣，而其基礎却建築在家庭之上。家庭生活，因有性愛母愛的互相活動，無形中增加了許多同情的勢力；（兒女的喜怒哀樂，最能引起父母的同情，）將此同情擴充起來，便是博愛。所謂博愛，是對於一切人類的喜怒哀樂都表同情的意思。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的對象，是可以隨時隨地而變的，而惻隱的機能，却先天所固有；無論何人，有了兒女之後，便會分其性愛的一部分，放在愛護兒女之上；而此時的兒女，幾乎整個覆在母愛之下。為父母者，大半生活於性愛和母愛之中；等到兒女成熟，自尋性愛的生活以後，為父母者，因為性愛和母愛不能專注的原故，進而特別注意於一切人類的愛護而實現其博愛的活動。這個時候，差不多專以博愛為本位，而以性愛母愛為輔助。一代這樣，他代也是這樣，故性愛和母愛及博愛，在個人的生活中循環不已。社會生活固然是仗賴着「愛」來維持，而在個人精神生活也賴着「愛」以滿足之，這就是愛的擴大的大概了。

漫談隨筆數則

王化

吾其為老油子乎！

大煙癮

癮

癮

癮

癮

人在社會上千萬別冒熱氣，冒熱氣甚於得熱病，熱病有藥可醫，不遇庸手，性命可保；冒熱氣則涼水澆頭，寒激住火，不氣死等甚麼？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人是感情動物，本性不失，天良未眠，都有股子熱氣，不過古往今來偏不許你冒：劉備冒熱氣，白帝城一戰，龍歸滄海；阿比西尼亞冒熱氣，死無葬身之地。天有靈邪？人有情邪？吾雖不欲冷血，亦應出之以溫；不涼不熱，惟「老油子」庶乎可；吾其爲「老油子乎」。

誰也不能沒有癮

癮

據說自古人生在世，但秉嗜好生活，嗜好甯分好壞，反正寄托精神之所在。如果沒有一門嗜好，那末生活便會枯燥得冒了煙，起了火，終久乾死。嗜好於人，大矣哉！嗜好就是癮：一燈螢然，短槍在手，此大煙癮也。拋花擲果，擁紅偎翠，此風流癮也。三盃入肚，萬慮皆消，此醉鄉癮也。遊山逛景，探幽覽勝，此遊玩癮也。犯戲癮而引吭高歌，犯賭癮而呼盧喝雉，餘如耍槍弄棒，弄墨舞文，亦莫不有癮。癮發而不過，縱不能七孔流血，亦當偏體生煙，所以凡是有癮的主兒，到時候兒就得過，不過真不舒服，這不是別的，如今上海人多米少，有人又上了節米癮，到時候兒就得放鎗節米，可惜我們沒有堵鎗眼的癮，奈何？

癮

癮

歐遊道中寄書

胡適。

稿

志摩

新月版

我在火車上寄你的長信（由眉轉）收到了沒有？我在 London 住了十幾天，委員會的人都四散了，沒有事可做，所以來巴黎住幾天。還想到瑞士去玩玩。

我這回去國，獨自旅行，頗多反省的時間。我很感覺一種心理上的反動，於自己的精神上，一方面感覺 *denial*，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新的興奮。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眼看見

國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裏着實難過。

去國時的^{改變}政治，比起我九年前回國時，真如同隔世了。我們固然可以自己卸責，說這都是前人種的惡

因，於我們無關，話雖如此，我們種的新因却在何處？滿地是『新文藝』的定期刊，滿地是淡薄無聊的文

藝與政談，這就是種新因了嗎？幾個朋友辦了一年多的努力，又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後效}的反赤化，這又是

種新因了嗎？

這一類的思想使我很感覺煩惱。

作爲種新因是種新因
使自甘自願

去國，心裏着實難過

但我又感覺一種刺激。我們這幾年在北京實在太舒服了，太懶惰了，太不認真了。前年叔永說我們在北京的生活有點 *frivolous*，那時我們也許以此自豪。今年春間你們寫信給我，叫我趕緊離開上海，因為你們以為我在上海的生活太 *frivolous*。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裏的人有一種 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疚。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

我們應當學 *Mussolini* 的『危險地過日子』，——至少至少，也應該學他實行延長工作的時間。

英國不足學；英國一切敷衍，苟且過日子，從沒有一件先見的計劃，名為『*evolutionary*』，實則得過且過，直到雨臨頭時方才做補漏的工夫。此次礦工罷業事件最足表現此民族心理。

我們應當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至少我們要想法子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

這是我的新的興奮。

你們也許笑我變成道學先生了。但是這是我一個月來的心理。不是一時偶然的衝動。我希望北京的幾個朋友也認真想想這點子老生常談。

傅孟真幾天之內可以到 *Peking*。我在此等他來談談就走。

見着 Waley，我很愛他。在此見着 Pallot，我也很愛他。昨天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裏看見敦煌卷子，很高興。今天去遊凡賽野，到傍晚方歸。

庚款會大概要到十月初才續開。我十月底到 Frankfurt A. M. 去演講一次，十一月須回到英國，到各大學講演約有十處，由 British and Irish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布置，以後的行止，尚不可知。如身體尚不甚健壯，擬往瑞士可過冬處去住一個冬天。以後便要作歸計了。

我預備回國後即積極工作。很想帶點『外國脾氣』回來要要。帶些什麼還不能知道。大概不會是跳舞。

適 之。十五年八月二日十七

人生有何意義

胡 適

一 答某君書

……我細讀來書，終覺得你不免作繭自縛。你自己去尋出一個本不成問題的問題，『人生有何意義？』其實這個問題是容易解答的。人生的意義全是各人自己尋出來，造出來的；高尚，卑劣，清貴，污濁，有用，無用，……全靠自己的作爲。生命本身不過是一件生物學的事實，有什麼意義可說？生一個人與

七、夢

一隻狗，有什麼分別，人生的意義不在於何以有生，而在於自己怎樣生活。你若情願把這六尺之軀葬送在白晝作夢之上，那就是你這一生的意義。你若發憤振作起來，決心去尋求生命的意義，去創造自己的生命，那麼，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義，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義，生命無窮，生命的意義也無窮了。

總之，生命本沒有意義，你要能給他什麼意義，他就有什麼意義。與其終日冥想人生有何意義，不如試用此生作點有意義的事。……

十七，一，廿七。

二 爲人寫屬子的話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

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王荊公小詩一首，真是有得於佛法的話。認得人生如夢，故無所求。但無所求不是無爲。人生固然不過一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豈可不努力做一個轟烈得像個樣子的夢？豈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嗎？

十八，五，十三。

寓
約寓

安次郎

一清早兒，撲喇々飛去了好些個烏鴉，可是到了太陽一壓山兒的時候，他們全都忘不了他們的故鄉；一個個在半空中哇哇的叫着，又飛回窩裏來。

二十幾歲的時候，有一年夏天，學校放了暑假，我打算回故鄉去瞧瞧。

一五

冷不防，打了個前失，我於是乎從驢背上來了個到栽葱，一個跟頭折下來了，拔麥子的歪着脖子衝着我笑。

我想他心裏一定是說：「笨貨！該摔！」其實他那兒知道，這還有個名兒哪！這叫吊毛兒。

你們那兒懂，你聽過京腔大戲嗎？假若在戲園子裏來這麼一回，準保得有人叫好，這是給你們露一手。

兒叫你們瞧！

擰了擰身上的土，一騎驢兒又上了驢，拿着懶驢愁，照着驢的屁股蛋兒上，吧吧的就是幾下子。

小毛驢撒開了歡兒，一氣兒把我給顛到了村口兒，打發了腳錢。

可巧對門兒的王二媽，正在門口推碾子，毛藍布包着頭，裹着兩隻小腳兒，倒站着站在那兒，笑不絲。

兒的跟我說：「這不是二郎嗎？你變了樣兒了，個子也長大了，一晃兒成了大小夥子了！」我嘴裏答應

着是，心裏好像有甚麼感觸，噫！敢情我變了樣兒了，我個子也長大了，我怎麼會不知道！

推開了柵欄門兒，汪汪的竄出一條黑狗，衝着我咬，跑來一個人，吓唬着狗，連聲的叫：「黑兒！黑兒！」那條狗好像是得了長官的撤退命令，立刻跑到他的跟前兒，搖着小尾巴兒亂撲，用鼻子聞他的腳。

我細一端相，那個人敢情是我的本家大哥。

我忙叫了一聲：「大哥！」他愣了愣，說：「哎呀！是你！」我回想到幾歲的時候兒，我們倆在一塊兒玩，

因爲一個小制錢兒打架，我把他的臉給拳破了，好像是昨兒個的事。隔壁兒的李二姑娘，也正抱着孩子來玩。

我記得我離開故鄉的時候兒，她還梳着倆小辮兒哪。怎麼，她已經開了臉了，梳上頭了，而且還養了一個一生日多的大胖小子。

到了晚上，又來了幾位親友，他們叫我說說北平的事兒，好開開耳兒。北平的事兒多着哪，好像是一部二十四史，從那兒說起哪？如果不說，他們那能够答應我，左不過是雲山霧照，信口開河的瞎聊巴了一陣子，把他們都說的眉飛色舞，點頭啞嘴，誇我有造化，算是開了眼了。

第二天，我去望着本村兒的老鄉親，北頭大紅門的劉家。

早先是三套大車，肥驢快馬，倉滿豬肥。

提起劉老當家的來，留着大虎爪兒，高高的個兒，真够個財主樣兒，但是而今他的日子落漕了：車也沒了，地也賣了，倆兒子，一個給人家扛了長活，一個出外打遠飛，老頭子自己背着筐，天天去撿柴火，鬍子已然像亂乾草，因爲有點兒癢腰，個兒也顯着矮了：瓦壠裏長出一尺多長的草，破大門上貼着的門神，短了一條腿，缺了半截兒鞭，門口兒透着清鍋冷灶的。

原先靠這西邊兒，是個籬笆牆兒，三間土坯的小北房，住着家姓王的，這個人因爲窮，所以只有了姓

，總沒起名子，本村的人因為他行三，也就都馬馬虎虎的叫他王老三。他一天也不閑着，早晨起來就拾糞，挑水，打短兒，看瓜，省吃儉用，把個銅子都要攥出鏽來，這幾年的工夫，聽說已經置了有兩頃多地，餵着五個牲口，蓋了一所兒磨德對縫的四合瓦房，也託人起了個名字，叫王萬發，取其財發萬金之義。

黃金島附

儘東頭兒，有一座三層殿的大廟。

我小的時候，廟裏有個私塾，我在那兒還念過三字經百家姓哪。

我們那位老師，五十多歲，脾氣很好，托着水煙袋，燃着小鬍子，給我們講書。

有一回，我背論語，沒背上來，他打了我一手板兒，打的我熱似火燒的，氣的我偷着把他的夜壺給摔了。

這次跑去看，那間書房，塵土已然有一個銅子兒多厚了，牆犄角兒上蜘蛛結了網，南牆上我畫的那個小狗兒，依然猶在。

院子裏那兩棵大槐樹，陰涼兒遮滿了地，後殿裏隱隱的有敲木魚念經的聲音，聽說是方丈早已換了別人，只有殿裏的幾尊佛像，還在那兒呆呆的立着。

一眨眼兒，離開故鄉又是十年了，昨天晚上在公園裏閒坐，一抬頭，看見了皎潔的明月，陣陣的烏鴉

黃金島附

登時引我想起故鄉楊樹上的烏鴉來，但是不知道他們還是晨飛夕歸嗎？

「那個」怎麼的妙用

王 化

敝人天生嘴笨，時常不禁不由兒的說出話來討人嫌；我每逢遇到人家甜甜甘甘兒的說出兩句話來，聽着真叫人入耳，也未嘗不想好好的學學，可是也不怎麼了，張嘴就得罪人；我也真納了悶兒了！如今晚兒的年頭兒，說話更不是件容易事了；固然，老年間也常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緊張眼，慢張口」，可是究竟沒有甚麼「反動宣傳」，「鼓吹共產」等等的罪名，所以即便有個走了嘴，大了也不過中個口毒兒，招人家不待見，對於飯碗子有點兒不把牢；現在可就不然了，動不動兒就是反動派，煽惑人心，鬧真了連吃飯的傢伙兒都許丟，所以那句「話到嘴頭兒留半句」的古話兒，可就用着了。可是這半句真不好留，比方人家對你說：「老哥！您給我們評評理兒：他該錢不還，反倒說我趕勞窮朋友」。你要說：「欠賬的還錢，到那兒也得說這條兒理，怎麼倒說要賬的趕勞窮朋友哪？」這時候兒賬主子點了頭了不是，可是該賬的紅了眼兒了，說不定許怪你「不殺窮人沒飯吃」罵你「巴結有錢兒的」。你要說：「資本家是可惡的，重利盤剝，拿金錢的榨床，壓榨窮人的血汗，是應該打倒的！」窮小子佩服你「仗義執言」了

不是，賤主子瞪眼說你是鼓吹共產。噯！我的老頭子！共產黨是殺頭的喇！你要是含糊糊說：「你們兩位商量著辦，要錢的主兒，也別太那個了，該錢的主兒也得怎麼一點兒」。這時候，雙方雖然都不大滿意你，可是沒人罵你是「資本家的走狗」，也沒人說你是「共產黨的信徒」，反倒大家稱道你是「明哲保身的君子」。並且你見了資本家，你還可以說：「我勸該您錢的主兒也得拿出點兒良心來還錢，我不好明說，所以說也得怎麼一點兒」。這時候兒資本家，喜歡了。再見了該賤的，你又可以說：「我勸你那賤主子也別太擠兌窮人，窮人連溫飽都顧不上，還能逼着眼兒的要錢還賤嗎？你這那兒是要錢呢？簡直的要窮人的命！我那一天不好明說，所以說別太那個了。」這時候兒，窮朋友一定認你爲知己。這麼看起來，「那個，怎麼」這兩個妙詞兒，真有無窮的妙用，牠可以代表你所要說的話，又可以代替你不要說的話，嘴笨的朋友們！在不好說話的時候兒不能說透骨話的時候兒，你只要記得「那個，怎麼」，你就可以應付一切，能够得到一切的便宜了。我這也是多年的經驗談，供獻給愛護本刊的讀者諸君們！希望你們成個明哲保身的君子們！

麻

將

(五四時代)

胡

適

麻將注

前幾年，麻將牌忽然行到海外，成爲出口貨的一宗。^{一特種貨}歐洲與美洲的社會裏，很有許多人學打麻將的；後來日本也傳染到了。有一個時期，麻將竟成了西洋社會裏最時髦的一種遊戲；俱樂部裏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將，書店裏出了許多種研究麻將的小冊子，^子中國留學生沒有錢的可以靠教麻將吃飯掙錢。歐美人竟發了麻將狂熱了。

誰也夢想不到東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鋒隊却是那一百三十六個麻將軍！

這回我從西伯利亞到歐洲，從歐洲到美洲，從美洲到日本，十個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個俱樂部裏看見有人打麻將牌。在歐美簡直沒看見麻將了。我曾問過歐洲和美國的朋友，他們說，『婦女俱樂部裏，偶然還可以看見一桌兩桌打麻將的，但那是很少的事了。』我在美國人家裏，也常看見麻雀牌盒子——雕刻裝璜很精緻的——陳列在室內，有時一家竟有兩三副的。但從不見主人主婦談起麻將；他們從不向我這位麻將國的代表請教此中的玄妙！麻將在西洋已成了架上的古玩了，麻將的狂熱已退涼了。

我問一個美國朋友，爲什麼麻將的狂熱過去的這樣快？他說：『女太太們喜歡麻將，男子們却很反對，終于是男子們戰勝了』。

這是我們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勞奮鬥的民族決不會做麻將的信徒，決不會受麻將的征服。麻將只是

一副麻將牌
一桌，兩三桌，幾張

我們這種好閑愛蕩，不愛惜光陰的『精神文明』的中華民族的專利品。

當明朝晚年，民間盛行一種紙牌，名爲『馬吊』。馬吊只有四十張牌，有一文至九文，一千至九千，一萬至九萬等，等於麻將牌的筒子，索子，萬子。還有一張『零』，即是『白板』的祖宗。還有一張『千萬』，即是徽州紙牌的『千萬』。馬吊牌上每張上畫有水滸傳的人物。徽州紙牌上的『玉英』即是嬌脚虎王英的遺跡。乾隆嘉慶間人汪師韓集裏收有幾種明人馬吊牌。

馬吊在當日風行一時，士大夫整夜的打馬吊，把正事事都荒廢了。所以明亡之後，明季南朝小史吳梅村作綏寇紀略說，明之亡是亡於馬吊。

三百年來四十張的馬吊逐漸演變，變成每樣五張的紙牌，近七八十年中又變爲每樣四張的麻將牌。越變越繁複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國中的男男女女，無論富貴貧賤，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陰葬送在這一百三十六張牌上。

英國的『國戲』是 Crickit，美國的國戲是 Baseball，日本的國戲是角抵。中國呢？中國的國戲是麻將。

麻將平均每四圈費時約兩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一百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四百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那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呢？一個留學日本的朋友對我說：『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裏都是燈光；燈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跪着讀書，便是老年人跪着繡書，或是老婦人跪着做活計。到了天明，滿街上滿電車上都是上學去的兒童。單只這一點勤苦就可以征服我們了。』

其實何止日本？凡是長進的民族都是這樣的。只有我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閑』爲幸福，以『清閑』爲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爲消閑，女人以打麻將爲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爲下半生的大事業！

從前的革新家說中國有三害：鴉片，八股，小脚，鴉片雖然沒禁絕，總算是犯法的了。雖然還有做『洋八股』與更時髦的『黨八股』的。但八股的四書文是過去了。小脚也差不多沒有了，只有這第四害，麻將，還是日興月盛沒有一點衰歇的樣子，沒有人說牠是可以亡國的大害，新近麻將先生居然大搖大擺地跑到西洋去招搖一次，幾乎做了鴉片與楊梅瘡的還敬禮物。但如今牠仍舊縮回來了。仍舊回來做東方精神文明的國家的國粹國戲！

（耳邊）

閒話麻將

雁

話說「麻將這個東西」，在中國，在自命爲道學先生的眼裏看來，是：非高尚的娛樂，不能登大雅之堂。
可是俗語兒說得好：「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所以麻將不僅風行全國，雅俗共賞，而且流傳國外。
麻將爲什麼能够流傳的這樣兒的廣哪？這大概就是在於牠兼有「投機」和「競技」的兩種性質吧。牠可以使聰明的施展他的技巧，而有時候兒也不行。打的好，應當常勝，而也不能常勝；打的壞，應當常敗，而也不一定常敗。忽然環境的勢力很大，個人的力量，絕對沒有抵抗之可能；忽然個人的力量，可以支配一切，環境竟沒有顧慮的必要。打牌的人，輾轉在這環境和個人力量之間，想要依賴環境，就生出無窮的希望；想要憑借人的力量，又作許多的打算，人類生活的興趣，就在這無窮的希望和許多打算之中吧。「麻將」既然具有這種魔力，那就無怪牠不脛而走。

面子談

葆 光

中華民族是個大陸民族，其土地茫然無邊際，其民族關於思想方面也隨之廣大無界限，和海洋民族比較起來迥乎不同，加之二千餘年來深受儒教倫理教育的薰陶，演成重「情分」不重「理論」的習性，以好爭理論的人爲「沒涵養」，雖然有時一件極矛盾的事情發生，也要設法調解，設法敷衍，惟恐破壞情感，有

時爲了情感破壞了理論，也有時爲爭辯理論傷了情感。不知情感和理論是兩種東西，理論自是理論，情感自是情感。西洋人對於辯論態度則不然，理論感情之間有一箇極深的鴻溝，不能因爲爭辯理論而傷了情感，也不能因爲情感而不顧理論，這是西洋民族社會意識跟中華民族社會意識根本不同之點。

在中國的社會裏往往看到甲跟乙起了爭端，甲對乙說：你不講「情理」，乙對甲說：你不講「情理」，丙從傍看見了，給他們調解的說：大家別說了，看「面子」好了，從這一句話就可以息事寧人，一天雲霧散，甲乙或者就可以言歸於好。否則甲或乙那一方面有不管面子不面子的，丙也許加入戰團，打倒那個「不講面子」的人。「面子」是由情感而得來，本來一件爭端起來，爲的是理，只有理的是非曲直，才是是非，一有情感羅雜裏邊，就不容易找出是非來，可是在中國社會裏邊，往往情感勝於理論，有時因爲一點面子關係，弄得傾家敗產，粉身碎骨也不顧的，這種「面子」的威權在中國每一社會層中潛伏着，威力之大，真叫人不可思議。

中國自秦統一以後，全國的教育也總算統一了，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至清末二千餘年，完全爲儒家的學說所支配，凡是中國所屬的地方，只有受教育多少的差別，教材完全都是一樣。從二千餘年的經書教育及實行倫理組織的家庭訓練裡所得的人對人的生活關係是：「講情分」，「不好過」，「看不過去」，「下不去」，「看面子」，「顧面子」。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是要人凡事「留情」，注重人情的生活。這種

人情的生活，在中國普遍了全國，有許多外國的學者批評中國社會是：注重「人情面子」的社會，這話並不辱沒中國的文化，「人情面子」也可說是中國文化特色之一。

中國所有士農工商的團體生活及家庭的組織上全有情的成分存在，像什麼同學會啦，每一箇村莊裏所組織的什麼五虎棍，獅子會，槓箱會，龍燈會，高蹺會，工商界的行會，各地同鄉會，會館等等團體，及家庭間之本家及姻親屬之情分，往往至六七世而不衰。

朋友間之盟兄弟往往因情的結合，可以共同生死。所以三國時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關羽，民衆稱起來總稱為關夫子，關老爺，關公等等美稱，廟宇遍立全國，甚而比所謂：「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孔子廟的香火還盛，沒有孔子廟的地方倒很多，沒有關帝廟的地方可以說是沒有，吾們想關羽有什麼政治思想福利於人，他不不過是劉備的一員屬將，比起他的同僚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國宣勞之才幹與精神，何啻相差千百倍，然而社會上的團體結合，秘密社會的組織像什麼哥老會，三合會，義和拳等等組織皆取法於關雲社，給他做對聯：「義氣高千丈」，「忠心貫古今」，甚至於皇帝還封他爲「協天大帝」，人們所以這麼尊敬他的原因，也不過是盡了異姓兄弟之「情分」罷了。

利•弊•

中國民衆生活的範圍，總逃不出血緣與地緣兩個鐵壁，（參看長野朗著：中國社會組織血緣團體——

地緣團體」。一個人出外謀生，總要投奔與血緣上有關係的親族，或地緣上有關係的遠同鄉，近同鄉，親族與同鄉要是招待「食」「住」，或給位置一個事做，算是有「面子」有「情分」，要是不招待，置諸不理，算是沒「面子」，沒「情分」。在找人的被人家拒絕倒沒什麼了不得，在被找的親戚朋友或遠近同鄉，他們可就落了很大的批評，能為親朋隣里所不齒。

在血緣與地緣的自然組合之下，我們隨便到一個通商大埠，水旱碼頭的地方兒，都可以看到這種基於「利益」的「人情互助」生活，他們對內是有組織，有團結，對外是講對抗，講競爭，例如各口岸之苦力工人，上海之青幫，紅幫，北京之水閥，鬻閥，都有一種極堅強的組織。他們的知識都是由於一種互相訓練的教育中得來的，他們的結合大都是血緣與地緣的關係，內部分頭目，分輩數，分尊卑，規律嚴明，無人敢犯。其他團體如對本團發生利害衝突，或在「面子」上有過不去的時候，他們不惜粉身碎骨，以性命相爭，死而無怨言。

中國人之出外謀生活的，無論為工，為商，為農，起初都是在本鄉無法生活，總以為在本鄉本土兒，自己的家門口兒，混得衣食不全，是頂沒「面子」的事，於是湊點兒路費，遠走高飛，投奔他們的血緣或地緣團體。這種對外自由發展，實在可觀，我們看所謂華僑的發展，北達西伯利亞，南到法領安南，及馬來半島，暹羅，東達亞美利加大陸，尤以南洋羣島為最盛，他們最初大多數是以做苦力為基礎，等到

稍有積蓄之後，更集合二三同志做做一種小販營業，一邊營業，一邊熟悉當地的言語與商業的情形，再有所積蓄，便由小販而升為零售的小生意，如此逐漸的往上升。先來的以自己的經驗所得的種種知識，教導其他後來的族人與親朋，這樣漸漸的發展，無論為商，為工，為農，他們的勢力便有相當範圍之擴充，其擴充團體所及之人，也是本着倫理之義，就是先及於家族親朋，而後漸及於鄉都本縣本省以及於外省，所以每遇華僑集居之區，也是如在本國之風尚，有同鄉同省等等的區分，而同鄉的「情分」比在國內格外的濃厚，其互助的義務也深，華僑在海外之所以能存在發展者，完全是基於倫理的「人情」。

我們既知道中國的團體的利益生活跟倫理的「人情」很有關係，所以往往各碼頭及各工廠的工人，因為利益或「面子」的關係發生風潮，風潮的起因，固然有種種不同，一旦風潮鬧起來了，在不曉事的工頭或廠主，使用勢力，使用高壓手段，往往把風潮愈弄愈大，愈弄愈僵，反倒弄得不可收拾。可是這種事件在一些江湖老手看起來倒不算回事，他們能鎮靜如山的給鬧風潮的工人一兩句「面子」話，讓他們全體在「面子」上下得去，一場天大的風潮立時可以解決。

前邊我說過「情」和「理」在中國社會裏是不容分開的，譬如：中國工廠的工人——自然是舊式的作坊——工人們盡多少義務享多少權利纔對，一個工廠每日應作工十小時，遇見工作太忙，每日要加工四小時，工人亦應每日加四小時的工資纔對，可是只要平日廠主或工頭對工人們的「面子」下得去，因為「面子」的關

係，工作可以又快又好，加薪倒不是必需的。但是假如廠主或工頭平常有過對工人的「面子」下不去的事件發生時，其效率就能適得其反，萬一加工而不加薪，馬上就能激起一個大風潮來，罷工的事實，馬上就可以實現。就是加工而再允許加薪，工作的效率也要減低許多，這個工廠在不久的將來，「倒閉」是可以預料的。

法律是維持社會安寧，保障人權的一種工具，一個人要是犯了法，應該受法律的裁判纔對，這是現代法治國應有的精神，但是先儒本是講「人情」的文化，後儒執政也是只重「人情」而不注重「法律」，一個人就是犯了法，只要平日對於地方上的紳士，財主，年兄，年弟，師徒，有過一種「情分」的結合，馬上就可以託「人情」，講「面子」出賄賂，本來按法律上說應受很重的處罰，因為有「人情」，有「面子」的關係，天大的重罪受到輕輕的處罰就可以了結。俗語說：「窮不和富鬥，富不和勢鬥」，破壞國家法律的，就是「人情」和「面子」，還說什麼保障人權，維持社會安寧！

我們總起來說，「情分」和「面子」維持血緣和地緣的團體，他倒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只是只應當在團體之內去合理的發展他的結合的力量，不應當伸張到整個的社會上去，因為僅僅的「私情」去毀滅國家法紀，是絕對不合理的。話說到這裏，就作一個結束吧。

海上居

臨 茫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埠，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市場。從前沒有到上海的時候兒，理想中的上海，總以為像天堂一般，大有能到上海一遊，此生不虛之感。等到了上海之後，首先看到黃浦江中，帆檣林立，輪舶相連，藍天的洋樓，往來如織，飛駛超塵的汽車；就是馬路上的行人，摩肩接踵，擁擠的情形，也非他處可以比擬。果然名不虛傳，上海倒有個天堂的樣兒。

哈哈！誰知在上海待的時候稍久一點兒，立刻感覺到從前所想像的，滿不是那麼回事！上海不但不是天堂，簡直是人間地獄，萬惡的淵藪。什麼坑竊拐騙，明伙路劫，搖攤花會，胭脂店，燕子窠等等，凡是人間，罪惡的事情，無不應有盡有。真是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

這些個事情，暫且放在一邊兒，不去管他。先揀最切己的幾樣事兒——吃喝拉撒睡——說上一說，就可以知道上海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說吃吧。吃在中國，那不用說，早已膾炙人口，馳譽世界的了。所以平常有要享盡人間幸福，須一吃中國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太太」的俗諺。不過這個年頭兒，尤其是上海這個地方兒，吃真是個大

問題，白米漲到十七塊錢一包，豬肉八毛錢纔能買到老秤十四兩，青菜動不動兒要幾毛，而煤球兒賣到一個銅板一個，燒餅的價兒，這真應了米珠薪桂的老話兒了。

喝在上海，倒還不大成問題，這是指着水說，雖然上海自來水兒，喝到嘴裏，有點兒輕浮，比不上北京玉泉山的水那樣兒清冽適口，但總比大連攪海水的自來水，強的多了。可是上海水以外的飲料，也就貴的邪行。花雕要賣五毛，啤酒也是四毛多。白乾兒雖然便宜點兒，就是火酒對的太多，喝下去要頭昏腦脹，大非養生之道，至於西洋的威士忌了，白蘭地了什麼的，更不是我們這般窮措大所敢問津的了。

在上海頂成爲問題的，要算拉了。有衛生設備的房子，固然沒什麼了，可是住的起有衛生設備房子的人，能有幾個？還不是有很多的人家兒，客廳，臥室，廚房，廁所都在一間兒屋子嗎？就是早晨那一刷馬子嗎？真是臭氣薰天，不可嚮邇。再說上海的公共廁所，是可以屈指而數的。有時候兒走在路上，忽然發生拉的問題，就得憋的眼藍，痛苦之至，所以我常想起劉半農先生從前到蒙古旅行時候兒絕句有：

「登山拉野屎，天地一茅房」那是什麼滋味兒啊！

撒在上海，是最便當的事。什麼時候兒想撒，什麼時候兒就可以溜進衕堂裏，解褲而撒之，百無禁忌。就是大姑娘小媳婦兒看見，也不以爲怪。這也是上海的特別現象。

上海的洋樓很多，觸目皆是，可是房價也真够賤的。很普通的一幢小樓兒，頂費一說就得動千，向人

分租吧，二房東是吃人的惡魔。其實有鴿子籠兒住，總比露宿街頭強的多。惟獨解決性慾問題，上海比中國任何地方兒，都來的方便。女人可以典，可以租，可以包月，至於那些嚮導舞女野雞等等，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

說實在的，在這十里洋場的上海，如果你是一個資本家的話，不論什麼問題，都可以不費周章，迎刃而解了。

拍馬屁

了
愁

所謂「拍馬屁」者，究竟倒是怎麼一回事？哼！解釋起來，倒很有趣！您倒看見過那又踢又咬的馬呀！我們打算要駕馭牠，使牠就我們的範圍，勢必至於想盡了方法兒，怎麼樣兒的心機，怎麼樣兒的力氣，都得把牠運用出來，可就最後要歸到因為要討馬的喜歡，輕輕兒的把馬的屁股連拍幾下，一拍不成再拍之，再拍不成三拍之四拍之，三四拍之不成五六七八九——乃至無量數的拍之，只要拍得老馬上了當；入了套兒；就了範圍；被我驅使，得了！這可真可以說是沒白拍！總算拍的真得法！好了！既成功了，不必再拍了，不但不必再拍，並且還得大大的利用牠哪！不但大大的利用牠，牠如果不叫我利用牠的

時候；或者利用完了之後，我們並且還要把拍牠的舉動，一變而爲打牠哪，這就是「拍馬屁」的起因和結果，也就是世上人人所作的「拍馬屁」的真相噯。

「拍馬屁」的方法，也真多裏去了！如今就我所知道的略舉一二，寫在下面，請不會拍的人和被拍完了之後被打的人，總要多多的注意噯！

一、十幾年前，某部某科長，因爲要打點上峯某司長，求着自己要多弄幾個錢，天天打發自己的最寵愛的一位姨太太，陪着某司長打牌；給他燒煙；陪着他吃館子各處遊逛；甚至於在外過夜；都「在所不免」，起到「一來二去」，拍得某司長「不亦樂乎」的上了圈了，居然委派該科長走了一盞賺錢的美差，該科長就居然真發了一筆邪財，解那麼就慢慢兒的善退，帶着自己的愛妾，一溜煙兒的跑到一個人都管不着的安樂窩去，享他的後半生的快樂的幸福去了。

二、某大學的一個事務員，今天給他們校長買兩本愛讀的小說或雜誌，明天給校長的太太買個金戒指附帶着好多化粧的東西，後天又給校長的小爺買了許多許多的玩物，日子也多裏去了！校長真老大的過意不去了「樂得河水不洗船哪」，好吧！理工科的數學教員正因事辭職，該事務員又精於算盤，命他就代理算術教員，因爲他是校長的人，學生那兒敢不歡迎啊！幹了沒有幾年，他就居然又升到首席教授，校長有事，他也會代理全校的事務，這是何等的榮耀呀！大家要知道！該原事務員，就爲的是要藉一個

名譽，好在鄉裏吐吐他氣呀！並不是爲錢噉！總算達到目的了。

三、某公司的買辦，一個月可以拿四五百塊錢的乾薪，他有一個同學，非常的羨慕，可是要打算拍拍買辦的馬屁，求着也給他弄個該公司的事務員，無奈買辦倒是一個正直的人，這也就很難得了！同學要拍馬屁，是一定不能用錢來拍嘍！後來他就「投其所好」，專專的給買辦「戴高帽子」，因爲買辦最吃人捧，所以這位同學就一個勁兒的給他「灌米湯」；什麼「您看這年頭兒，那個人不愛財呀！您真是連『應得之財』都不要，這可真叫人佩服極了！」又是什麼「您這個人，世上可真『不可多得』！事事老是自己吃虧，遇見朋友有事，就去做那個白受累，是受過您好處的人，誰不『感激萬分』的呀！」中了！拍的是地方兒，買辦高興起來了！在 *Mumukshu* 面前，這麼極力的一保荐他的同學，並且還非得給他弄到比自己「不在以下」的地位不可，可巧他的同學又曾研究過幾年印度文，於是乎到了公司當繙譯來了，*Income* 每月也和買辦一樣，您猜怎麼着？繙譯又拍上經理了！買辦雖然不至於地位有危險，可是處處反倒給人當上牛馬了！尤其是人家常常說什麼「這可不是買辦的力量噉，實在是我真有這個資格啊。」這個老腔兒一拍！您聽了！有多麼高啊！固然嘍！世上「沒有把送殯的埋在墳裏的」！可是似乎繙譯的這個舉動兒究竟有些不道德吧。

四、某被服場的小錄事，他是能「衝着人心眼兒行事」，尤其是專有「機靈便兒眼裏見兒」的，場長剛一

掏出煙盒子來，他就把洋火給划着了：嘴一動，他就倒過一碗茶來：諸如此類的事情，他真能「無微不至」的體貼的比姨太太還殷勤到家哪！所以拍的場長心裏很痛快，最後他竟由一個小錄事一躍而獲秘書之職，這又是一種拍法。

五、一個張老太太！她給一個美國人大班哄孩子，他隣居李二孀子看着很眼兒熱的，李二孀子的兒子李四兒，天天兒請張三（就是張老太太的兒子）喝酒（喝三），兩個大錢貓尿兒一入肚，那算是「百依百隨」，「有求必應」，最後答應了李四的要求，央告着他大媽，到了兒把李二孀子薦到一個英國人家裏，也哄孩子去了！「吃水的真不忘淘井的」，李四對待張三，更特別優待了！您別看越是下等人，倒越有良心：知識越高的人，腦筋倒越特別活動，甚至於不是「恩將仇報」就是「以怨報德」啊！不信，我再舉一例以證明之。

六、這個就是一例：我的敵親，是某小學的校長，爲人非常忠厚，稟性尤其率真，只要遇見朋友困難的時候兒，他是只要有可以援手的地方兒，他就極力援救，他的盟弟專能「甜哥哥兒蜜姐姐兒的」用語言拍他的馬屁，他還是真愛聽人贊美他好，被拍不過了！可就他把弟提拔到本校當教員來了，最後，會叫他把自己的飯鍋給砸了，把弟竟自己署理校長改成真除了，這真比駱駝的那個玩藝兒還厲害呀！氣的我敵親子肚幾乎都破了，好在又有了別的事情，還不至於沒落兒，不然上老下小的豈不都要餓死嗎？這就是先拍後打的一個事實啊。

所以有人說：拍就是打，拍的時候，人不覺其打，敢到覺得是打了，那就後悔也來不及了。其然乎？豈其然乎？姑妄記之，以待大家的自己經驗吧，要是有人「姜太公釣魚」似的「願者上鉤」哪，就請他想法子嘗試嘗試，我雖不會拍，可是我有專會拍的朋友，作什麼我給他介紹介紹，叫他也嘗嘗被拍的滋味兒，得了！別吵了！我何必這麼挨罵呢？我也是挨拍挨打都嘗過了，現在要嘗嘗挨罵的滋味兒了。哼哼！難說！真難說！

話說到這兒，本來正是結束的地方兒，再要往下說，反倒覺得不怎麼了，不過我的說興還沒盡，所以接着得挨紫花罵了！我看社會上長於「拍馬屁」的人那也真是一份兒學問哪，尤其是生就的天才呵！所以善拍的人，拍的叫人受拍，還真顯不出來下賤，這就無怪乎一來一叫人入了圈套啊！不然似乎我這樣的人我雖然打算要拍，可是我總不得其門而拍之，還沒拍的是地方兒哪，連一點好處還沒得着哪，我就怪肉麻的了，甚至於這個時候就要打，豈不太早？豈不僥事？這就無怪我老不能抖起來呀！

如是我聞

關宗瓚

北平下街的小賣兒兒喧嚷聲兒

近幾回所寫的都是關於故都——北平——的零零碎碎的東西。真是，也不怎麼了？說着這個就勾起那個，簡直的沒結沒完了！也好罷，總算有的寫，比提起筆來沒接骨眼兒發賊強。那麼就索性往下接着來罷？可是這次暫把那齣「吃兒」回了，下期再開台。先搬出「如是我聞」這一欄，串上齣別的，請您看看。反正改稿子也出不了僧們所說的圈兒外頭，還是離不開「吃兒」。

幹麼單把它擱在「如是我聞」的欄內呢？當然有擱它的一個所以然。這段東西非我之杜撰，乃人家先得我心的作品。寫的真不錯，說得上吃進去北平的味兒了！不然領會不到這個境地。

既然看着這段東西好，就別過眼雲煙，走馬觀花似的叫它過去；並且也正是在下所要寫的之中一樁，何不把這已成的珠玉，依着我們「如是我聞」的定規——有聞必錄，大大方方兒的引證來一段，以公諸同好者欣賞。

至於我要打算寫的這類的「咕喚聲兒」，這類的「零嘴兒」，大約的種類和大概其的做法，是怎麼個好吃法兒？都來說一說；不過這是後話不提，等我在「北平的吃兒」裏來說好了，甯跟這一塊兒裏螺螄。

x

x

x

北平的女人，像水一樣的活潑，像絲一樣的溫柔。說起話來是那樣溫雅動人，我沒有聽過夜鶯叫，但我還要聽夜鶯叫幹麼？她們清脆的喉嚨，就再放不出一聲沙啞的「乖乖嘯底冬」！

北平的空氣是安靜的，坐在小屋裏，就不會有嘈雜的聲音，在這種安靜的空氣翻跟斗，聞到的是新鮮的空氣，絕聞不到什麼燒膠皮鞋氣，踏翻馬桶氣。

但空氣並不就因之就石板一樣。桃花開，便陣陣有桃香吹過來，梅花開，便陣陣有梅花香送過來，鄰家小姑娘也會唱「桃李爭春」，小男孩就唱起「手把鋤頭鋤野草」。尤其是賣什物的，用着美妙調子唱着所賣的什麼，音調和什物之間，有一種和諧存在着。這尤其值得回憶。

坐在屋裏，聽到各種不同的音調，叫賣着什物，有的揚悠宛轉，有的哀婉淒惻，有的高亢壯烈，使你心神要跟它走，感出時序的流轉，發出人性的流露，喜怒哀懼，任着它來領導。

春天深了，「水杏兒八達暖」——巷口一聲喊：立刻就讓一羣小孩給圍上了，一個個的，一會兒，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把青青的杏子，一團白白的蜜餞，吃的津津有味。老太太儘管站在旁邊多嘴：「那胡酸的吃它幹麼？眩，我一看見牙根就冒酸水，……少吃呀，吃多了鼻子要流血！」小孩可管那個，「我吃了五個」，「我吃了八個」，彼此的爭着說。

日暖風輕，棉衣已輕穿不住了，乍換上了夾衣，真有那麼一股輕快勁。你看看自己種的花，有的已經發了芽，有的還沒有長出來，忽的一眼看見空空的魚盆，於是想起要是養幾條金魚不是很好麼？你聽——買眩！大小——小金魚兒來眩！」賣金魚的來了。那麼雖然貴一點，你也非買幾條不可，快樂有時候是花

多兒錢也不能買到的。

等到「一個碼兒的櫻桃咧——小紅桃兒是——賽過了李子咧——」這聲吹進你耳朵，就立刻有一個別的聲音伴著來了，「粽子唉唉嘿——江米小棗兒嘿——」，你便想到端陽節要到臨了。蒲龍，艾虎，雄黃酒，那一樣沒有預備，就趕快預備足罷。

完了端陽節，天氣就走進炎熱的圈裏去。早晨你也許還在睡早覺，門口早早各種菜販叫賣起來：「芥菜呀，黃瓜，架冬瓜嘍！茄子呀辣椒呀，大撒拉嘍！」賣花的在叫着：「噯栽花兒來栽花兒，栽鳳仙花兒來，栽江西臘哪！」你也許在他們叫賣中醒來，但你絕不會罵他們吵了你的睡覺，而你在心頭却得着一個「一日之計在於晨」的奮發的志念。

夏天的中午，是給人預定好的流汗時期，就是穿一件小背心，也會流汗的。手拿一把芭蕉扇，坐在樹底下，聽蟬叫，看狗吐舌頭，一切都不能使你有一點涼快的機會。唯一使人清涼的，只有那輕快的貨聲：

「唉——賣香瓜兒來，三白的旱香瓜兒來——賣香瓜兒的吆喚着。

「吃來吧，鬧塊嚙呀，塊兒又大來瓢又得高，好啦高的瓢兒來，多麼大的塊兒來，就賣——一個大錢兒來！吃來吧，鬧塊嚙呀！」

這是賣西瓜的，雖然吆喚了一大套，還沒吆喚出「西瓜」兩個字。

你要是聽了還不感到涼爽，那麼賣冰激凌的就來了：

「冰激凌來，雪花兒落，

又甜又涼來呀，嚙一嚙來拉主道。」

「玉泉山的水來護城河的冰，

喝進嘴裏頭呀，沙沙又楞楞。」

「盛的又是多來，給的又是多，

一碗一個子兒來，連吃還帶喝。」

「一大錢兒一盞來，您就嘗一嘗，

多加上桂花呀，多加上白糖。」

由他唱去，十套八套，套套不同。

但也有時候，有這麼一二聲飛進你的耳朵：

「唉！唉！冰核兒一啣唉！」

於是你可很熟悉的，在腦中映出一個畫面，一個十二歲的小孩，推着一個小獨輪車，在熱地裏，那麼

樣，奔着，叫着，給着在家裏不動的人，運送着他們正在望的東西——冰核兒。

等到日薄西山之後，小室裏熱未盡，在院中納涼。直到明月西斜，微風陣陣的時候，週身感到一些輕快，哈欠跟着來了。於是想起進屋睡覺。你倒在牀上以後，除了屋角有一二虫聲以外，萬籟俱寂，忽然天外飄過一聲奇怪調的「嘎硬面饅饅」其聲又尖又促，卒然一聲，能使毛髮俱立。要是有一聲「大夜壺喇」這個幽默的叫賣聲，一定使你忍笑不住的。

炎夏走去，西風帶着幾種新鮮的貨聲到來，報告你中秋節近。「吹甜葡萄來……呀，賽過糖的棗兒來。」

一種半高音的聲調中，混着一點「蕭殺」之氣，不但人聽了感倒一種淒然秋意，便是花木，也被這種聲音催得凋落了。

接春到了年底。在暖日下，坐着晒太陽，不時就有這些貨聲飄來：

「畫兒來買畫兒！」

「買一蒲簾子兒來！」

所謂蒲簾子，便是用稻草束成的簾子，無用多說。至於畫，昔者畫必以楊柳青的木板畫是尙，近年來楊柳青的板畫，已不多見，所見的，多是天津上海各地的石印五彩畫。這些賣畫的人。都可以叫進家裏

，你儘管一張一張的看，一邊曬太陽，一邊看畫，實在是很自在的事兒。看完了，你要買他四五張，你就可以看到一副心滿意足的臉子，走出你的門口。

到「芝蔴稽兒，松樹枝兒呀！」的聲音叫起來，那無異是叫做「快到新年了」的聲音，年貨馬上要置備齊全，靜候除夕之夜，爆竹聲，小孩子把着大門口喊：「送財神爺來了！」

至於北風怒吼，凍雪打惹的冬夜，你安靜的倒在厚軟的被窩裡，享受溫柔的幸福，似醒似睡中，聽到北風裏夾來一聲顫顫抖抖的聲音：

「抓半空兒多給，落花生……」

那時你心頭要有一個怎樣的感覺呢？

這段東西實在稱得起很流利，極動人，而有問地方風俗景象的小品文中之翹楚，按着自然的實景，順筆寫來依時序的小販叫賣聲，流露出故都甜美安靜，幽閒雅致的風光，令人心醉神逸！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至於所賣的東西怎麼樣，自然略而提不到話下了：可是這層正也是我們所要說的，什麼——「吃的」，「使的」，「用的」都一一的道來。還是那話——可別忙！「吃的」不是現下正說着一個頭兒哪麼，這個完了再挨着往下來。

我們這回所以摘引來這麼一段兒，正因為其中有我們要說的「吃兒」等等，先吆喚吆喚讓您聽聽，回頭好再請您囉！

八月廿二日 秋程夜書

遲桂花 瑣香

郁達夫

重刊本

××兄：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好多幾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為這除非是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纔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爲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纔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裡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真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鋪門口走過一擡頭，就看見了幾冊關於你的傳記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問，纔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冊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雍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了，一遍兩遍的儘在翻讀。愈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了十之七八，

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牀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爲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這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心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真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通問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要和你談談的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且亂，簡直是如同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頭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摸有十多年的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爲這胸膛的惡病所壓倒，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出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祇有我和你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裏同住得最長久的，也祇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

近郊去散步閒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在祇教一閉上眼，還歷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懷。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細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真砂子罷？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回國來了。我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曉得的。回家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有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卻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為我那短命的父親也是患這同樣的病而死去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求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中輟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由她去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得很，連我自己都滿以為沒

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輕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的血絲早就沒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天候一樣，時時展開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與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夠和她們一遶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藥，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回家後第三年——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卻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祇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詩禮人家舉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卻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擱就又擱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卻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一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家親事呢，卻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為我定下的，俸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卻着實還有一點可觀。並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出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為杭

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卻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所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祇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戚戚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大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鈎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去留學的那一年，我們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祇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我些贍備，後來於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年的秋晚，當我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弱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卻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呆，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纔含着眼淚，將

女家的回禮及八字帖等全檢出，交還了原媒。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後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隣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齣賴婚的怪劇，在我祇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由頭腦很舊的她看來，卻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將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焚焚，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為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沉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大，身體雖則很強壯，但她的天性，卻永遠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回門的時候，她還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家了的樣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家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掉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客語，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閒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裏的時候所習慣的，倒並不以為苦，所最難受的，卻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她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一

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賬，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的身上。婆婆說她不
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他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
罵上公公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
然的生活，所以那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尅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
，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了扒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
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吵鬧起。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厲害的爭
吵之後，就很堅決地搬回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家之後，我娘非但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幫手，就是我
們家裏的沉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里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途的
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個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家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作的
焙茶事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經了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
起，我並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參加了一個訓蒙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
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為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強地
幹起了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議婚了。新娘是近鄰近鄉村裏一位老處女，今年二十

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也只是小康之家。可以過得去

這位新娘，因為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

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前，我曾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閑便

度過了地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她是舊親

，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媒人我獨居已經慣了，並且身體也不見得分外強健，若

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卻仍

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親，生下幾個玉樹芝蘭來，好重振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

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服藥藥一樣，勉強地被壓上我的身土來了。我哩，本來也已入了中

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爲，覺得在這世上任何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

情，潯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祇教我母親喜歡的話，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

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

歷九月十二日。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纔進城裏去買東西，纔發見了多年不見的你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

，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吃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

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出一點工夫兒，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

1919年11月12日

這本日記
是本人所記

。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顧一回願去而不復返的少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有起摺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你單祇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一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爲什麼要讀書

胡適

青年會叫我在未離南方赴北方之前在這裏談談，我很高興。題目是爲什麼要讀書。現在讀書運動大會開始，青年會揀定了三個演講題目。我看第二題目怎樣讀書很有興味，第三題目讀什麼書更有興味，第一題目無法講，爲什麼讀書，小孩子都知道，講起來很難爲情，而且也講不好。所以我今天講這個題目，不免要侵犯其餘兩個題目的範圍，不過我仍舊要爲其餘兩位演講的人留一些餘地。現在我就把這個題目來試一下看。我從前也有過一次關於讀書的演講，後來我把那篇演講錄略事修改，編入三集文存裏面

，那篇文章題目叫做讀書，其內容性質較近於第二題目，諸位可以拿來參考。今天我就來試試為什麼讀書這個題目。

從前有一位大哲學家做了一篇讀書樂，說到讀書的好處，他說：『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意思就是說，讀了書可以做大官獲厚祿，可以不至於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輕的漂亮太太（臺下哄笑）。諸位聽了笑起來，足見諸位對於這位哲學家所說的話不十分滿意，現在我就講所以要讀書的別的原因。

為什麼要讀書？有三點可以講：第一，因為書是過去已經知道的智識學問和經驗的一種記錄，我們讀書便是要接受這人類的遺產；第二，為要讀書而讀書，讀了書便可以多讀書；第三，讀書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應付環境，並可獲得思想材料的來源。我一踏進青年會的大門，就看見許多關於讀書的標語。為什麼讀書？大概諸位看了這些標語就都已知道了，現在我就把以上三點更詳細的說一說。

第一，因為書是代表人類老祖宗傳給我們的智識的遺產，我們接受了這遺產，以此為基礎，可以繼續發榮光大，更在這基礎之上，建立更高深更偉大的智識。人類之所以與別的動物不同，就是因為人有語言文字，可以把智識傳給別人，又傳至後人，再加以印刷術的發明，許多書報便印了出來。人的腦很大，與猴不同，人能造出語言，後來更進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貢獻就是過去的智

識和經驗，使後人可以節省許多腦力。非洲野蠻人在山野中遇見鹿，他們就畫了一個人和一隻鹿以代信，給後面的人叫他們勿追。但是把智識和經驗遺給兒孫有什麼用處呢？這是有用處的，因為這是前人很好的教訓，現在學校裏各種教科，如物理，化學歷史等等，都是根據幾千年來進步的智識編纂成書的，一年，兩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學，中學而至大學畢業，這十六年中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們老祖宗幾千年來得來的智識學問和經驗，所謂進化，就是叫人節省勞力，蜜蜂雖能築巢，能發明，但傳下來就只有這一點智識，沒有繼續去改革改良，以應付環境，沒有做格外進一步的工作。人呢，達不到目的，就再去求進步，而以前人的智識學問和經驗作參考。如果每樣東西，要個個人從頭學起，而不去利用過去的智識，那不是太麻煩嗎？所以人有了這智識的遺產，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業，就可以縮短工作，使有餘力做別的事。

第二點稍複雜，就是為讀書而讀書。讀書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讀書不能讀書，要能讀書更能多讀書。比如戴了眼鏡，小的可以放大，糊塗的可以看得清楚，遠的可以變為近。讀書也要戴眼鏡。眼鏡越好，讀書的了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對曾子固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所以他對於本草，內經，小說無所不讀，這樣對於經纔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道：『致其知而後讀。』

請你們注意，他不說讀書以致知，却說，先致知而後讀書。讀書固然可以擴充知識，但知識越擴充了

，讀書的能力也越大。這便是『爲讀書而讀書』的意義。

五四

試舉詩經作一個例子。從前的學者把詩經看作『美』刺的聖書，越講越不通。現在的人應該多預備幾副好眼鏡，——民族學的眼鏡，社會學的眼鏡，人類學的眼鏡，考古學的眼鏡，文學的眼鏡。眼鏡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我們若知道比較民俗學，便可以知道打了野獸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說什麼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門口或窗下奏樂唱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從文法方面來觀察，像詩經裏『之子于歸』，『黃鳥于飛』，『鳳凰于飛』的『于』字，此外，詩經裏又有幾百個的『維』字，有許多『助詞』，『語詞』這些都是有作用而無意義的虛字，但以前的人却從未注意及此。這些字若不明白，詩經便不能懂。再說在墨子一書裏，有點光學，力學；又有點邏輯，算學，幾何學；又有點經濟學。但你要懂得光學，總能懂得墨子所說的光；你要懂得各種智識，纔能懂得墨子裏一些最難懂的文句。總之，讀書是爲了要讀書，多讀書更可以讀書。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讀書，怕讀難書。越難讀的書我們越要征服牠們作爲我們的奴隸或嚮導，我們才能夠打倒難書，這纔是我們的『讀書樂』。若是我們有了某種的科學知識，那末，我們在讀書時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說一遍，讀書的目的在於讀書，讀書越多纔可以讀書越多

第三點，讀書可以幫助解決困難，應付環境，供給思想材料。知識是思想材料的來源。思想可以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問。吃飯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頭那樣的环境，就發生困難了。走東或走西，這樣做或那樣做，有了困難，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問題弄清，究竟困難在那一點上。第三步纔想到如何解決，這一步，俗語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採用也不行，必須要挑選。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無主意，那就更沒有辦法的。第四步就是要選擇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法。要想到這一個方法能不能解決。若不能，那末，就換一個；若能，就行了。這好比開鎖，這一個鑰匙開不開，就換一個；假定是可以開的，那末問題就解決了。第五步就是證實。凡是有條理的思想都要經過這五步，或是逃不了這五個階級。科學家要解決問題，偵探要偵探案件，多經過這五步。

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關鍵。問題當前，全靠有主意(Idea)，主意從那兒來呢？從學問經驗中來。沒有知識的人，見了問題，兩眼白瞪瞪，抓耳撓腮，一個主意都不來。學問豐富的人，見着困難問題，東一個主意，西一個主意，湧上來，請求你錄用。讀書是過去智識學問經驗的記錄，而智識學問經驗就是要用在這時候，所謂差軍千日，用在一朝。否則，學問一些都沒有，遇到困難就要糊塗起來，例如達爾文把生物變遷現象研究了幾十年，却想不出一個原則去整統他的材料。後來無意中看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人口是按照幾何學級數一倍一倍的增加，糧食是按照數學級文增加，達爾文研

究了這原則，忽然觸機，就把這原則應用到生物學上去，創了物競天擇的學說。讀了經濟學的書，可以得着一個解決生物學上的困難問題，這便是讀書的功用。古人說：『開卷有益，』正是此意。讀書不是單爲文憑功名，只因爲書中可以供給學問知識，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可以幫助我們思想。又譬如從前的人以爲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後來天文學家科白尼却主張太陽是世界的中心，地球繞着太陽而行。據羅素說，科白尼所以這樣的解決，是因爲希臘人已經講過這句話；假使希臘沒有這句話，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說這句話吧。這也是讀書的好處。有一家書店印了一部舊小說叫做醒世姻緣，要我作序。這部書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在我家藏了六年，我還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誰。這部小說講到婚姻問題，其內容是這樣：有個好老婆，不知何故，後來忽然變壞，作者沒有提及解決方法，也沒有想到可以離婚，只說是前世作孽，因爲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換樣子，壓迫者變爲被壓迫者，這種前世作孽，起先相愛，後來忽變故的事，我彷彿什麼地方看見過，後來忽然想起聊齋一書中有一篇和這類似的筆記，也是說到一個女子，起先怎樣愛着她的丈夫，後來怎樣變爲凶太，更想到這部小說大約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雜記，也說是蒲留仙做的，不過沒有多大證據，今年我在北平，纔找到了證據。這一件事可以解釋剛纔我所說的第二點，就是讀書可以幫助讀書，同時也可以解釋第三點，就是讀書可以供給出主意的來源。當初若是沒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難時，便要手足無措，所以讀書可以解決問題，就

是軍事，政治，財政，思想等問題，也都可以解決，這就是讀書的用處。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燈看小說，洋燈裝有油，但是不亮，因為燈心短了。於是 he 想到伊索寓言裏有一篇故事，就是一隻老鴉要喝瓶中的水，因為瓶太小，得不到水，牠就銜石投瓶中，水就上來，這位朋友是懂得化學的，於是加水於燈中，油乃碰到燈心。這是看伊索寓言給他看小說的幫助。讀書好像用兵，養兵求其能用，否則即使坐擁十萬二十萬的大兵也沒有用處，難道只好等他們「兵變」嗎？

至於「讀什麼書」下次陳鐘凡先生要講演，今天我也附帶的講一講。我從五歲到了四十歲，讀了三十五年的書。我可以很誠懇的說，中國舊籍是經不起讀的。（不經不起讀之書）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書已是汗牛充棟。（汗牛充棟之書）究竟有幾部書應該讀，我也曾經想過。其中有條理有系統的精心結構之作，二千五百年以來恐怕只有半打，『集』是雜貨店，『史』和『子』還是雜貨店。至於『經』，也只是雜貨店，講到內容，可以說沒有一些東西可以給我們改進道德增進智識的幫助的，中國書不夠讀，我們要另開生路，闢植民地，這條生路，就是每一個少年人必須至少要精通一種外國文字，讀外國語要讀到有樂而無苦，能做到這地步，書中便有無窮樂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讀書，起初的確須要查閱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繼續不斷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開闢一個樂園，還只怕求知的慾望太大，來不及讀呢。我總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據我過去三十五年讀書的經驗，給你們這一個臨別的忠告。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樣一箇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的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和他一樣的嗎？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作家。修養些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他家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她寫信去問 Maupham，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名。）M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我覺得這就是作者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

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是由無產階級自身創造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惜我沒有時間，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來當序。

聊乙

